



台灣著名女詩人

張香華詩選

系詩 編選



张香华近影

张 香 华 简 介

1939年出生于香港，成长于台湾。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曾任教台北市立女子高级中学，市立建国中学。曾担任台湾《草根诗刊》执行编辑、《文星杂志》诗页主编及上海《中国诗人》编委。曾代表在台的中国诗人参加过第四、第五、第六届世界诗人大会。

1984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

著有诗集：《不眠的青青草》、《爱荷华诗抄》、《千般是情》；散文集《星潮散记》、《早缔良缘》、《咖啡时间》。编有菲律宾华人诗选《玫瑰与坦克》，菲律宾华人女作家文选《茉莉花串》。其诗集已被译成英文，向英语世界发行。

目 次

一个台湾新诗人的成长（代序）	张香华 (1)
《不眠的青青草》		
门	(13)
梦	(14)
黄昏小唱	(15)
静默的影子	(16)
三月的河	(18)
着我旧时裳	(21)
飘雨篇	(23)
流向海	(26)
碧树	(29)
画像	(31)
风间	(32)
有赠	(33)

行到水穷处	(34)
雨中·酒中	(35)
醉汉	(37)
约会	(39)
无言日	(41)
不眠的青青草	(42)
蓝焰	(44)
市街即景	(46)
水银	(48)
奥菲丽亚之歌	(50)
单程票	(53)
立·卧·飞	(55)
报纸	(57)
咖啡	(58)
大拍卖·大狂魔	(59)
碧潭流泛	(61)
有个名叫秋的	(65)
午后的垂钓	(67)
梨	(69)
微悟	(71)
噢!画个休止符吧	(72)
计程车司机	(73)
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	(76)
柿子	(79)
四像	(81)

无忧无虑小镇 (83)

《爱荷华诗抄》

不抱怨	(91)
松鼠	(94)
火警一起	(95)
痛快的哲学	(98)
夜在爱荷华	(102)
诞生	(104)
鹅卵石	(106)
翡翠	(108)
秋刀鱼的话	(110)
春天在电话中传送	(113)
藕	(115)
英雄塑像	(117)

《千般是情》

乍现的星	(121)
原子笔	(122)
结果	(123)
庭园布置	(124)
镜中幻象	(126)

编者后记——张香华的诗 采诗 (128)

张香华年表简编 采诗 (137)

一个台湾新诗人的成长（代序）

——在爱荷华国际作家写作计划提出的报告

张 香 华

以文体而言，称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实不为过。因为远自纪元前11世纪起，中国就开始有诗歌的文字记载，后来，这些诗篇经过孔子的删改整理，成为留传后世的305篇《诗经》。这部诗集不但搜集了远古中国人崇拜天地、敬神祭鬼的乐章，也搜集了皇家官员聘问宴飨时的酬唱，更有普遍人民悲欢交织日常生活的吟咏。从此之后，中国文学史上，每一个世纪都有诗歌的辉煌纪录。尤其是纪元后8世纪前后，中国的唐朝，更是有名诗人辈出的全盛时期。今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爱诗的人，谈到东方的诗歌，很少人不知道古代中国，有

个常常喝醉酒的诗人李白，和另一个忧国伤时的诗人杜甫。事实上，诗在中国人生活中，不但是抒解个人离情、爱慕的一种方式，也是文人记载历史、记载战争，以及反映社会民生百态惯用的体裁。甚至，诗，还是中国古人参加国家举办的考试，谋取官职，建立功名的阶梯，所以，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是可以成立的。直到今天，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每年有一个最受重视的节日，就是农历五月五日，为纪念一位古代忠君爱国情深的诗人屈原，而留传下来的诗人的节日。如今，每逢这一天来临，全国不但放假，并且举行热烈的龙舟竞赛，成为一年中最热闹而兴奋的节日。各地的诗人们更饮酒吟诗纪念。另外一个农历重要节日——新年，家家户户在门楣和两旁，都要贴上红纸条，写着应时应景的诗句。从这些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我们可以肯定，诗和中国人关系之密切。

但，此刻在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的研讨会上，我要谈的是，中国自进入本世纪——20世纪10年代之后，诗创作随着一个新兴的文学运动，起了很大的变革。因为，20世纪10年代，中国结束了五千年之久的专制帝王政体，我的国家在人文精神上，有一个很重大的解放。不但政治、经济、社会，与以前大不相同，艺术、文学也不例外。文学上，白话文运动的结果，中国人写作从此不再用和生活脱节、诘屈聱牙的文言文，而采

用和日常生活一致的语意、语法来写作。诗歌的创作遂打破了几千年来，古典格律的拘限，走向用现代语文来写作“新诗”，并且，由于西方文化潮流的冲击，在文学作品的精神方面，也开拓出崭新的面貌。尽管，时到今日，部分年长一辈的人，仍在继续他们“平平仄仄”的吟哦，但，我个人出生在这个时代，成长在这个时代，理所当然，我写的是和传统格律，大不相同的“新诗”，因为，我不能做“今之古人”。

在台湾，做为一个新诗人，而新诗在中国传统几千年文学史的年龄上来说，她是这么幼弱，不过六十多年（从1918年中国白话文学运动开始算起），我所整理而可堪报告的，虽然不包括中国过去，悠久而绵延不绝的整个传统诗歌历史，但，因为文学的开创性，和文学的发展趋势，已经肯定我们中国诗歌的道路，必然要走向“新诗”一途，是无可置疑的。所以，我愿意就这个幼小的新诗的生命，提出几个特点来叙述：

一、这一代台湾的新诗人，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很不幸的，由于政治的因素，在台湾成长的期间，接触到中国大陆本土的新诗，非常之有限。因为，根据我们政府的规定，凡是1949年，没有跟随国民政府迁移到台湾，而仍留在中国大陆作家的作品，一律不准阅读。而之前的50年，台湾却一直处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之下，中文遭到全面扼

杀。所以，40年代末，到50年代间，台湾新诗的文字和精神，缺乏应有的继承，呈现一种虚弱和中空的现象。所幸的是，教育使中国方块字的共通性，在这个用福建省南部方言为大多数的土地上，很快就突破了语文的隔阂，然而，无可讳言，精神上的建设必须经过一段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二、由于上述的原因，影响所及，台湾早期新诗，特别容易受到西方文学潮流的影响。例如，当时几个诗刊：《现代诗刊》（1953年，由纪弦、郑愁予等发起）、《蓝星诗周刊》（1954年，由覃子豪、余光中等主编）、《创世纪诗刊》（1954年，由张默、洛夫、痖弦主编）等，纷纷成立，一时竟向西方文坛的现代主义、新现代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吸取营养，成了主义、理论舶来品化的巅峰，也是把“横的移植”口号，高唱入云的时代。这个时期，台湾新诗人做了很多大胆的模仿和尝试，诗坛的气氛固然活泼，内在精神却十分虚无。诗歌派系论战的矛戈横飞，新诗创作的步伐在不整齐中，颇现凌乱和扭曲。我愿意引用在那时代，我写的两首诗，来说明我当时的心境的焦灼和无奈。

碧 树

我仍要把它刻作铭

我的眼中，仍植着一株碧树

碧树啊，碧树
它的根须舐吮着
我心底汨汨的血泉
繁复的叶掌般的
枝柯是挚诚的臂
拓向你——生活
我要全然接受了

人们习惯庇荫于暗影下
天空容或披上云翳
我却不容释放自己
直到太阳燃尽的那日
这一切都属虚无么？
旷地上，永世寂寥的声响沉默着
那么，我就低下头来
点数时间漏滴的跫音

圆硕、坚实的，一粒粒留下
横越沙漠的骆驼负载的足印

在这首诗里，我对当时诗坛流行的虚无，提出我的质疑，我深深感觉到，与其做一个荒诞离奇，脱离现实世界的诗人，不如踏踏实实的生活。生命

的诗篇，应该是有血有泪，可歌可泣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个人却陷于一种无所取材的疲软之中，所以，在另一首诗中，我写了我的无言日：

无 言 日

有个无言的明日
那时，我将遗忘所有的喋喋
有如雨后的雾天
初晴，在曙色里
远山，带过一条墨色
欲把这儿的雾围引开

可是，今天
仍是铙钹的日子
喧闹的鼓声们，也应邀来助兴
恣意喧腾着、雷擂着

直到我倦欲眠的黄昏
我的舌头，也睡熟在口腔里了

而我个人在这时，度过一段沉闷、窒塞的时期，很少对外发表我的诗作，我觉得我需要内在的培养和沉思。

三、经过西方文坛潮流的激荡，台湾岛上的

诗人逐渐回到本土文化的认同，因而“笠诗社”（1964年，由林亨泰、陈秀喜等发起），“龙族”（1971年，由高信疆等发起）等相继成立，而我自己也渐渐由彷徨苦闷之后，逐渐找到了自己。1974年，结集了几位同好林月容、李男等，成立了“草根诗社”，出版《草根诗月刊》，我担任执行编辑，和诗友们切磋琢磨。我们从不谈什么主义，不谈什么古今中外的理论，只是大力鼓舞诗友们，从日常生活出发，发掘诗的题材，掌握语言文字的精美。我们写饮食、写男女、写市井人物、写坐办公桌的受薪阶级，也写匆忙于台北街头，抢生意的计程车司机。我们提倡用白话文写传统的新年春联，另外，举办朗诵会，尝试诗歌与音乐的结合。我们又举办诗与日常生活用品联合创作的“诗生活展”，在台北市最大的台湾省立博物馆，公开展出。并在电视、电台上，向大众介绍。那是我诗创作和活动最频繁的一个阶段。我们自始自终，努力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是，让诗大众化、生活化。我们认为：新诗不只是少数象牙塔里，文人茶余饭后的优雅与从容，也是广大众生心灵生活的映象与实录。当时，在我们举办“诗生活展”中，我展出的两首诗：《咖啡》、《报纸》，可以抽样看出，我们这个命名“草根”的诗社，所关怀的方向。

咖啡

云淡天高的假日
游乐场中那只咖啡杯
曾多么疯狂地旋转
携带儿女的爸爸妈妈
搂拥爱侣的双双俪人
称：杯里盛着一种美妙的旋律

顶楼上的写字间，午后过三时半
你的咖啡杯里半盏咖啡盛着
疲惫地托起下巴，你
只能用一支小匙轻轻地搅拌
目凝着窗上渐渐淡去的日影
端起杯子，滴沥不余地将它一口饮干

报纸

清晨，一张隔夜的报纸
慵懒地摊开肢体躺卧在马路上
一辆没有载货的空卡车
轰隆隆地驶过来拦腰将伊辗过

迷路失踪招领的男童

娇俏展览时装的名媛淑女
下堂求去妻子在法庭上控诉
贪污渎职案发的某公系狱锒铛
通通来不及“唉！”的一声呻吟

一个身穿黄黑斑马纹的清洁女工
拿一柄长耙把伊扫进废纸堆里了

显而易见的，我自己的诗作，终于走回到现实生活，由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社会大众作频频的接触了。

四、在台湾客观条件下，新诗发展的过程中，我和一些诗人同伴，逐渐培养出几个信念：

反对主义（无论是政治或文学的）领导创作。有创意的诗人，不会对任何理论产生拜物的情绪。

只有关怀，才会使诗人的笔锋圆润流转。

诗人如所有的创作者，永远是最爱求知的人。

自由是诗人最高的信仰，无论是主题的取向，或技巧的铸炼，每个人有他自由发挥的绝对权利。

台湾岛上的诗人，必须在中国文学历史纵的继承，和西方文学横的移植，二者交互运用下，发展今后的方向。

前年（1983），一份兼容并包的新诗刊：《台湾诗季刊》，终于以一种比较成熟而稳重的面貌，出现在台湾文坛，我和发行该刊唯一独立的发起人

林佛儿，虽然事前毫无沟通的机会，但，不期而然，在许多诗艺观点和立场上，有相似相近之处。如上所言，《台湾诗季刊》是我从事诗创作以来，除了《草根》之外，最不立门派，不讲党同伐异，又包容多种风貌的诗刊，而最重要的是，它从生活出发，映现台湾的社会动静，并回归到个人内心世界的关怀。所以，它也是我自它创刊以来，每一期都争相投稿的一份诗刊。

以上这些信念和努力，以世界诗坛的全面观而言，自不是什么轰动性，或前卫的议论，但，却是今日，来自台湾，一个诗人经历的心路历程，在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的研讨会上提出来，盼望和在座的来自世界各国的诗人，互相沟通，并希望得到指教。

• 编者注：国际写作计划。

不眠的青青草

